

西方哲学史

阅读作业

一. 阅读材料内容概括

1. 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是有限的
2. 真理是无限的
3. 旧形而上学未把有限的思维与无限的思维区分开来，所以总是误认为自己探究到了真理。
4. 为补救形而上学的缺陷，需要：1.一具体的内容，以补救知性的抽象理论，因为知性自身无法从它的抽象概念进展到特殊的规定的事实。2.一个坚实的据点，以反对在抽象的知性范围内，按照有限思想规定的方法，去证明一切事物的可能性。
5. 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同源，但得出不同的结论。
6. 经验主义相较于旧形而上学，有先进之处，但仍有局限性。

二. 阅读材料问题分析

旧形而上学，或者说思想对于客观性的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态度。也就是说，它对于一个对象，总是先得出结论，再附会过程。比如，我在思维中首先就认为A是B，然后我通过观察，找到A是B的证据（与此同时，我忽略了A不是B的证据）。注意，这“A是B的证据”是我观察得到，但是我把这个当作了我的思维过程本身。

真理，是一个普适的，无限的概念。是需要跳出“思维”的范畴来加以思考的：用形而上学的朴素思维去思考无限真理本身就是错误。而形而上学自认为的思维能够探求到真理，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当我们用思维去思考任意一个客体时，思维本身其实就带有某种规定——我不能具体地说出我的思维是如何规定的，但是这个规定因我的教育经历等因素而存在，例如同样面对日食现象，了解天体运行的我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光学现象，而不了解其中原理的古人会认为这与“天道”等等有关，这里先不讨论不同的认识孰优孰劣，但不同的思维所自带的“规定”，确有不同。

既然思维存在这种“规定”，那么当我们去思考无限的那一刻，我们的思考就注定以失败告终。

但我们是不甘于这种局限的，于是就有了思想对于客观性的第二态度，我们通过经验主义加以补救。既然单单从思想上探求真理已成为不可能，那么，我们承认我们对于把握无限的无能为力，转而把握我们能够把握的此时、此地、此物，把握无限存在位于时空上的有限“切片”，这总是可行的。

从思维探究的目的来说，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同源，但是，形而上学是存在一个“应有”的概念，也就是说，通过我的思维，我认为某个A对象**应该**具有B性质，但这种思维在经验主义中是无意义的。经验主义并不关心这个B性质到底是不是A所具有的，它认为只有两个状态：A具有B性质；A不具有B性质。至于A是否**应该**具有B性质，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讨论。

但是，经验主义也具有局限性，那就是它对于事物的认识源于它对于事物与事物之间区别的认识，因此格外重视分析而疏于整合。

思维的边疆

一．亚里士多德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为何伟大？

这个问题曾让我困惑许久，因为在小学、初中，乃至高中的理科教材中，亚里士多德总是以“伪科学理论家”的形象出现，无论是他对于力学的思考，还是对于分类与博物学的思考，他的诸多观点被教材中的理论逐条推翻。

当然，后来我阅读了与逻辑学相关的若干著作，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形式逻辑上的开辟之功五体投地。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范畴”的概念。这个概念，无论是对于逻辑学，还是对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乃至对于哲学，都具有非凡的意义（我认为其意义的重大性，不亚于康托的集合论对于数学）。

当我们想要研究某个问题时，要做的第一步，是明确问题的边界，也就是问题的范畴。比如，讨论某个算法的性能（这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我们必须确定（或假定）数据规模，数据集的选择，硬件架构等一系列条件，使这个模糊的问题变成一个具体而明确的问题；而我们使这个问题变得明确的过程，就是确定问题的范畴的过程。否则，我们得出的结论，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都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把该结论放到无限的时空上去检验了。

这种思想，有一种朴素的体现，就是我们所谓：“分类讨论”思想。假设有问题 A，该问题在不同的情况 (x,y,z) 下，有着不同的解

(X,Y,Z) 。我们不可说，A 的解就是 X，也就是说，如果把 A 看作是一个小宇宙的话，X 在这个极为微小的宇宙中，也不足以成为一条真理。

既然在如此微小的时空（一道题目）中，真理的探求就如此困难，那么，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无限的时空，真理是否可以探求？甚至，我们还要发问：真理是否存在？哲学家总是以探究真理为己任，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在研究真理这个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真理的范畴——但是，如果真理是有范畴的，它又如何能够满足无限的时空，又如何能够成为真理？

当然，已经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了，我们不妨借鉴一下。

二．老庄的智慧

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黑格尔提到了“东方的哲人”，“东方的哲人每每称神为多名的或无尽名的，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有限的名言，决不能令心灵满足。于是那东方的哲人不得不尽量搜集更多的名言”。这种思想使我猜测，这里的哲人所指的是老聃，而黑格尔转述的“神”，应当是中国哲学中“道”的概念。

《道德经》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说的正是人的知性对于真理的认识的局限性——作为真理的“道”是存在的，但若是由“我”来说出，那它就不再是真理了，因为“我”在认识它的过程中加入了“我”的局限性。

“无我”的概念，主张“物我合一”，通过扩展“我”的范畴，把“我”的范

畴扩展到与万物统一的“无限”，来使“我”对于真理取得范畴趋于无限的认识，也就是真理本身。

但是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有待商榷：如何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或者换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我如何判断我当前是否处于“无我”的状态？倘若我已经进入“无我”的状态，那么我就不能找到“我”的范畴的边界，既然我已经找不到“我”范畴的边界，那么我怎么判断这个“我”到底存不存在？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似乎只有一个：当我还在思考我是否处于“无我”的状态时，我必然没有达到“无我”的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我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便还是“有我”**。同样，在面对“大道”时，只要我得出了关于“大道”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必然不是“大道”。

如果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就理解了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五千言，处处言“道”，又处处言的不是“道”。

这其实是一种失败的经验：单凭个人的智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探求真理的，道家也似乎承认这一点，“以有涯逐无涯，殆矣”。道家的“物我合一”，用来修养心性，扩展自我的格局，是有益的，但若是以这点为指导，去寻求飘渺的“道”，然后说：我知道我得了“道”，却不能说出来，那这里的“知道”，就不过是自欺欺人了。

三．经验主义：对无限的妥协

既然我们难以凭借自身有限的范畴去体验无限的真理，那么我们去体验一些有限的事物，这总是可以的。既然我们找不到永恒的真理，我们可以寻找到一瞬间的事实，至少，它在我“感觉”它的那一刻，是真实的，它就是那一瞬间的“真理”。

经验主义坚持这一点：“凡是真的，必定在现实世界中为感官所能感知。”也就是说，它否定了上文中我们曾经迷茫过的“应有”，而认为哲学中只存在“有”和“没有”，而不存在“应有”。

但若只关注于眼前之所见，而拒绝通过知觉得到经验，那么知觉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原本就存在的概念，而非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这也是经验主义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容易进入的误区：1+1 不一定等于 2。比如一个美人，她当然是各种内脏以及组织构成的，但若是你把她用手术刀解剖，骨骼放在一个罐子里，皮肤放在一个盘子里……组成她的各“概念”并没有变，但是就知觉来说，她给人的体验大不相同。也就是说，整体不等于部分的集合，而应该等于部分的集合加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

由于不重视这种联系，对经验论者而言，连续的事物不过是无限的瞬间的相加，而“无限”是超出我们有限的范畴的，**我们甚至不能把握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能谈论它在某一个瞬间的状态。

那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的科学成果都失去了意义呢？显然不是，但我们至少不能贸然认为某个概念就是科学真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的突破，而在此前的几百年中，牛顿力学被视为永恒的真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相对论就是真理了，相对论目前被认为是正确的，仅仅是因为根据此理论预测的种种现象都成为了现实。

这种依靠预测现象，并与事实核对的方法，分明是一种妥协，但是这种妥协的方法似乎为我们指明了哲学之路：我们要寻求我们思维所预期的与现实中真正存在的这二者的统一。

黑格尔也确实这样思考了，他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务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但是人类理性的有限与客观真理的无限之间依然存在矛盾，虽然在经验的层次上达成了某种和解，但如何才能超越经验呢？换言之，我们认识了美人的皮肤、骨骼、五官，但我们如何才能感受到她整体的美感呢？

是什么始终不变呢？

四．变与不变：辩证法

尽管这么说带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但唯一“不变”的，恰恰是“变化”本身。黑格尔探索到了人类思维的边疆，发现始终不能调和思维的有限与真理的无限之间的矛盾，于是转换了思路——既然矛盾不可调和，那么把矛盾作为永恒，作为自然的存在，作为必然的存在，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可以在一切种类的对象中，在一切的表象、概念和理念中发现矛盾。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

（《小逻辑》）既然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那么思维与真理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自然和合理的了，这一事实也就能够与我们的思维形成共识，达成和解。

形而上学令人困惑在于，它不承认矛盾的合理性，而黑格尔的解决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有矛盾，就对了！**

于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思维是有边疆的，而且这个边疆的范围是极小的，然而，我们正视这个局限性，并认识到，这个局限，这个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使我们一窥真理的面容。

那么如何描述这种以矛盾为基础的全新的思考方式呢？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恐怕“辩证”这个概念最为合适。

什么是辩证？这个词被我们经常提及，然而当我反思我是否真正知晓它的涵义时，我发现我只能列举出它的用法，如“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写文章要有辩证思想”……无非是从正反两方面着手，但若问我，“那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我是无法回答的。

它是什么？我们看到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矛盾的合理性。矛盾，并不单单意味着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形而上学就清晰地揭示了事物的正反两面），更加重要的是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与联系**。这一点正是旧形而上学以及经验主义所缺乏的，我想这也可能是黑格尔在《小逻辑》导言中批判这二者的原因。

而上文提到的老庄哲学，似乎有一点辩证法的意思，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对于矛盾的体验上升到理性层次，而只是停留在感性层次，所以只能作为一种人生智慧，而不能构成一个哲学体系。如果我国的思想风气更加“浪漫”一些，更加地偏向对于自然的认识而不是对于人事的研究，可能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辩证法吧，可惜历史不容许“如果”。

黑格尔不愧为一个巨人。他首先解释了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调和，而是运动乃至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永远不能被消灭，而事物的矛盾是天然的，如同我们与影子，而与此同时引入的质与量、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等概念，以及对于这些矛盾的阐述，我认为对

于现代科学是再造之恩：否则，基于有限实验以及人类有限的思维推理的近现代科学体系，会因为有限与无限的不可调和而永远无法得出各种定理、定律（因为这些都是从偶然事件总结出的规律，它与无限是矛盾的）。

那么，在形式逻辑上，我们说的“自治”，说的“没有逻辑矛盾”是否还有意义？既然矛盾是必然的，那么具体世界中的“矛盾”与抽象世界的“自治”之间存在的矛盾，应该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于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也被“辩证”这个概念所囊括了。

五．上帝死了？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上帝死了！”）时，震惊于这句话的疯狂，于是开始了解尼采。我总能从这句话中感受到生命最深处的绝望，那么，尼采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而绝望？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解决另一个困惑：那就是上帝这个概念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是怎样的存在？是什么让众多学派乐此不疲地去证明“上帝存在”或“上帝不存在”？

首先，“上帝”这个概念应当不仅仅是我们思维中的狭义的“神灵”，解决它是否存在，也不能单单用破除迷信的理论去解释。它更倾向于一种绝对的广义概念，一个抽象到极点的绝对理想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名字并不重要，只不过因为它的作用，它的地位与宗教中的“上帝”恰好符合，所以把它命名为“上帝”。

当然，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神学的背书，使得这一“绝对概念”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大巩固。而在神学范畴内所讨论的哲学，当然不会得出“上帝死了”的结论，因为在这个范畴内论证上帝的存在相当于自己论证自己。

而后的工业革命从经济上动摇了神学的基础，而哲学家们从思想上尝试着对于上帝的超越。黑格尔是认为上帝存在的，不过他所说的上帝，更近似于上文提到的广义的概念，黑格尔自己创造了“绝对观念”的概念，以弥补他的辩证法的不足：即矛盾经过斗争，达到的一个圆融的绝对和谐的状态。

这个“绝对观念”是先于物质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仍旧是唯心的。而上文提到的经验主义所忽略的事物局部之间的联系，也被他升华为独立于物质的“精神”。

我不想对于唯心与唯物主义做进一步辨析，因为我对于二者的认识都很粗浅。但我的直觉使我支持唯物主义。所谓“上帝”这种超越一切的存在，在我看并非不可知，而是不存在。而从这一点跳出来，黑格尔及他之前的西方哲学似乎拘泥于先验的精神，以至于他们无法在“精神”的先验性与思维知觉的现实性之间达成和解，这是矛盾的根源——他们把精神单列出来，总认为存在一个“上帝”，并不自觉地把它与物质放在了对立面上。

所以上帝并没有死，因为它不曾存在。当然，存在着一个万事万物的法则，一个至高至大的真理，但它是源于物质世界的与物质并列的存在，而非超越物质的存在。这样，我们的思维与现实达成了和解。

六．额外的感想

整篇文章都是我的管窥之见，胡思乱想，当然不乏错误，还请老师

海涵，如能斧正，不胜感激。

在接触黑格尔哲学之前，我在高中二年级时曾有过一段时间思考真理是否存在，因为当时我发现我们所谓的科学实验，无论如何，都是个体的，偶然的，有限的事件，那么我们凭什么就断定这样得到的结论就是泛用的，必然的，无限的呢？而科学史，本身就是旧理论被新理论取代的过程，我们如何保证目前我们所知的理论就没有局限？既然如此，探索真理是否有意义？真理又是否存在？

我思考了大概半个学期，得出结论：真理即探索的过程本身。

但是在高中三年级，我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大约三十页就读不下去了，我再一次陷入了迷惑，直到现在接触了黑格尔的《小逻辑》。

《小逻辑》为我高中时的迷惑带来了一个较为完备自洽的答案，而我高中时的“过程论”，我自认为是有辩证思想的影子的。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无数次被告知要有“辩证思维”，但是我对此的理解仅局限于写议论文从正反两个方面写，思考问题从正反两个角度入手，却从未站在“真理是否存在”的高度认识辩证法的力量。同样，我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但我对于唯物主义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破除迷信，不信鬼神，而我从未通过它在解决物质与精神这一对最大的矛盾时的科学合理来认识它的优越性。事实上，我高中时对于真理的思考带有强烈的唯心色彩。

所以我想，我们的哲学教育是否可以完善一下，假如我们学生从初中开始系统地学习哲学，我应该会绕过很多弯路吧。而当我们真正沿着先哲们探索的脚步，去思索他们遇到的难题，并用自己的思维模仿他们为解决难题所作的努力，我们对于我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发自内心的认同（至少我目前是这样），而不需近于灌输的政治教育，搞得我们失去了兴趣，同时，人们的思维水准，会有飞跃。

（在百度上搜索“辩证法”，如下图，很多人连基本的逻辑思维都不具备，就口出狂言，还有众多拥趸！）

[学了这么多年的马哲,你知道吗?辩证法其实是一种低级的思维方式! -...](#)



2018年8月7日 - 从高中到大学,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名公民,无论如何挣扎我们都躲不过一门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我们要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

[简书社区](#) - [百度快照](#)

[辩证法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 [百度文库](#)

以上便是我对于阅读材料的思考。姑且以维特根斯坦的话作为结尾：“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